



## 一

先看看修武县西村乡附近的乡亲们三四十年前是如何跑山的。

焦作是因煤而兴的城市，煤炭生产对木料需求量很大，过去修建民房同样需要木料。砍椽、砍檩条、砍煤柱，这些活儿主要是山门河上游的裴庄村或者后大河流域的双庙、后河、影寺村这些深山区人们干的。

集体化是一个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时代，每逢秋季种完小麦之后，生产队就要组织搞副业。集体搞副业的项目主要搞运输。到山坡上拉黏土、拉铁矿石、拉煤柱，用的是马车，而运檩条、运椽主要靠的是两条腿。在几十公里以外的桃园村林坡上，砍伐全凭男劳力。其他劳力起早从林中背起木料，到南背村吃早饭。上陡坡时背一根檩条热得是汗流浹背，直冒热气。到岭上，冷风一吹，刺骨一般的寒冷。然后在一个叫过风口的地方转入下山路，那是一条长度大约5公里的山谷，当地人称十里返。下坡的时候，男劳力肩上扛一根，身后拴的绳子还要再拖一根。背到返底村，装上马车拉到山外。从桃园到返底10多公里的羊肠小道，中间是一座高山，每天往返一个来回，如果肩部没有戴掩肩保护，很容易磨破肩膀，使衣服和皮肉粘到一起。脚手冻裂，只好缠上胶布。到了晚上，小腿肿胀，骨子感觉就要散架，过门槛都感觉吃力。遇上小雨雪的天气，更加难行。在多劳多得的年代，有的生产队是按背的重量记报酬。为了多挣几个工分，社员们不惜劳累尽量多背一些。因为是跑副业，一个劳动日比干其他农活多出四五角钱的补贴。

浅山区有一项副业就是割毛荆、砍编条和杂木棍。上山割毛荆，一条扁担、一把镰刀即可。穿的布鞋是妇女一针一线纳出来的，那得爱惜。新布鞋的底子刚磨平就钉上一层马车或者平车外胎，鞋脸再包上一层皮革，男人的一双鞋有两公斤多重，人们给这种鞋取的名字叫踢死牛。饿了啃干粮，渴了喝泊池水，即使水面漂有羊屎蛋儿或牛粪片儿，也不在乎。汗水浸透的粗布衣服，风干了以后像牛皮一般硬挺挺的。下了山坡返回家，走十来公里路也是常事，累了换一下肩，实在支撑不住就停下来歇息一阵继续走，双腿就像灌了铅，只是机械地前行。肩负50多公斤重物，别说走山路，就是走平地有多少人能顶得住？

长年在陡峭的山路上躬身负重而行，有些青壮年40来岁就开始显得驼背了。

白天跑山够累了，晚上还要加班

编荆片子。坐在矮小的凳子上熬到半夜，长时间的曲腿弯腰，往往累得腰酸腿疼，日子久了难免留下后遗症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了新村规划的热潮，砖木结构的瓦房房顶使用荆笆，需要大量的荆条和黄花条。同时期实行有水快流的政策，山里山外集体煤矿、联户或个体煤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，木料需求量猛增。尽管政府三令五申限制乱砍滥伐，但因为靠山吃山的原因仍难以杜绝。浅山的灌木被割得光秃秃的，后山成材的木料则越来越少。

国家实行产业转型，2005年本乡各种性质的煤矿陆续关闭。民居由砖木结构的瓦房变成了砖混结构的预制板房。砍椽、砍檩条、砍煤柱、割毛荆，这些活儿成了历史。

十多年前古玩市场的升温，催生了崖柏热。采集、加工、销售，形成了产业化一条龙。采崖柏那真是一项玩命的活儿，数十米甚至上百米高的悬崖绝壁连猴子都到不了的地方，采柏人出现了。同为崖柏经营者，结局天壤之别，有的赔了本钱，有的短时暴富，有些留下终身残疾，更可怜的有些人丢了性命。很多人难以知道，自己收藏的崖柏艺术品，浸透了采柏人的斑斑血泪。

经过十多年大规模的采挖，崖柏资源临近枯竭，人们的视线开始从崖柏转向盆景，如黄荆、黄荆等。

## 二

东北人将挖人参、采山货叫赶山，南方人将海边淘海产品叫赶海，南太行地区把在山里谋生叫跑山。正如豫剧《朝阳沟》中所唱的，山沟里是个聚宝盆。除了各种木料，还有多种宝贝，即各种各样的药材和药食兼用的食材如山韭菜、木耳、鸡头参、野山药等。

全虫俗名蝎子，是一种珍贵的中药材，南太行地区的全虫因其独特功效全国闻名。在山坡上和河滩掀起石头捉蝎子，故称搬蝎子。以前搬蝎子只是少年们干的事情。记得儿时蝎子的价格是每公斤7.6元。20年多来，搬蝎子的队伍壮大，壮劳力也参加了。这项活儿不需要负重，但是必须不停地跑路，许多人开车出省界到山西陵川，每天肩扛钢钎在崇山峻岭间跑上几十公里是常事。平常一个成年人一天可以捉到200克左右的蝎子，而有的高手一天竟然捉500多克。不光白天搬蝎子，这十几年来人们夜间用紫外灯照蝎子，以致夏天晚上村里村外或者山坡上，到处可见晃动的灯光。

豫晋交界处的群众上山拾蝉蜕，这项劳动风险不高，价格最高时每公斤760元，十分诱人。连翘结在枝头，一目了然。同样是跑山，虽然包袱不重，可是需要长时间的躬身弯腰，双目直勾勾地盯着林间地面扫描搜寻。如此状态，到了中午，腰僵硬了，连眼珠子也都发硬了。

吃腻了大鱼大肉，近些年来食客

们总想换个口味吃点稀罕的，这样蝉的幼虫便上了餐桌。深山区的群众便在夜间手持手电筒，穿行在林间捕捉这种食材。

五灵脂，一种珍贵的中药材，是飞鼠等鼯鼠科动物的干燥粪便。这些动物的巢穴都是筑在悬崖峭壁之上的洞穴里，故采五灵脂风险极高。所以有俗话说采五灵脂的人是死了没人埋，这项活儿一般人望而生畏，必须是艺高人胆大者才敢干。

采山韭菜、采连翘，熟悉地形的老手们都知道山里哪片坡上有、哪片坡上多，主要是跑路的时间。而挖山药就要靠运气了，因为深埋地下。钻入深山先四处寻找找到山药藤，然后顺着龙头向下边挖，极个别的山药平行于地面轻而易举就会刨出，而大多数要在土石混杂的山坡上挖出一米多深甚至两米深的竖洞，就像工兵作业似的，又是用铲，又是用钎，又是用钎，关键时候就得用手指抠，长时间蜷曲着身子十分难受。野山药质地特别娇嫩，为了防止折断或者受伤损坏品相，必须小心翼翼。

野山药、黄精（俗名鸡头参），扎根深山老林，吸收多年日月之精华，实乃滋补上品。那千姿百态、形形色色的外观造型，像是自然中的精灵。一个小家伙挖出了一根长达两米、重量达8公斤的野生山药，极为罕见。

跑山也是讲究规矩的。采出山药后的深坑，应该回填；对于完好无损的山药龙头（连接藤与地下茎的一段），也应将其埋在土里，来年便会重生。枝头高处的连翘应该放弃，如果从腰部砍断这棵黄花条，两年以内新枝条是不会结出连翘的。

## 三

跑山风险多多。山高沟深，荆棘丛生，如猿猴似的穿行，行路必须时刻小心。深山有豹子和野猪，尽管他们极少主动攻击人，偶然遇到让人胆战心惊。夏季草丛或者枯叶下往往蛰居有蛇，明明知道是无毒蛇踩上去照样让人毛骨悚然。如果突然遇到大蟒蛇，会吓得心脏都要蹦出来。灌木丛或者树上悬挂有马蜂窝，别看那小小的马蜂，蜇了人有可能要命。冬季里在山坡上有树叶覆盖的地方行走，必须小心翼翼，因为有的人采山药挖了坑以后没有回填，这很容易陷进去形成事故。跑山出现意外伤亡事情，不是稀罕事。还有的因为突发疾病耽误救治不幸离世。有些山里人虽然不怕吃苦出力，就是不愿干跑山这活儿。

山区自然不会阡陌纵横、良田万顷。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从古至今都是如此，不信你看一看山谷里自下而上的层层梯田遗址就明白了。住山不嫌坡陡，山里人把大山当成了安身立命之地，随处可见的山神庙体现了他们的敬畏之心。为了柴米油盐，也为了美好的明天，乡亲们不畏艰险奔波在山间。

# 跑山

□ 郑乃谦

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城市越来越繁华，高楼林立，车流滚滚，灯红酒绿，香气氤氲。然而物极必反，近年来有钱有闲的城市阶层试图挣脱钢筋水泥笼子的束缚，回归自然。大家成群结队地跑进山野，投身大自然，亲山亲水，也给死寂的深山带来活力。然而，此跑山非彼跑山，本文所言是指农闲时节，庄稼人到山里挥汗出力去谋生。

